

关于启悟的智慧迷宫

——残雪小说论

童献纲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 浙江衢州, 324000)

摘要:以荒诞派和庄子哲学为思想底蕴,残雪的小说通过地狱与天堂两个时空的对比凸显了自我拯救的主题意识,同时,作者又采用变形与消解等方式赋予小说以形式的意义,由此构建了一座关于启悟的智慧迷宫。

关键词:残雪小说;地狱;天堂;荒诞;逍遥;变形;消解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5)01-0101-06

残雪是现代派的集大成者,这几乎是公认的。她以迥异于传统小说美学观念的创作构筑了当代文坛的特异风景。她的如梦魇、呓语、谵语般的叙述对每一位读者的神经与智力都提出了考验,因此,面对残雪的作品,不少人选择了逃避或沉默。其实,如果不是以过强的习惯力量或过多的预设企图去匡正残雪的小说,我们可以体悟到她孜孜以求的是建造一座智慧迷宫,在主题意识、思想底蕴、形式意义的每一度空间都表现了她的苦心孤诣。

一、从地狱到天堂 —— 关于自我拯救的主题意识

在文学创作中,从来没有一位作家像残雪这样把现实写得如此丑恶,如此令人难以容忍而态度又是如此执著。她笔下的现实没有风和日丽的环境、没有庄严高贵的人类,有的只是粘潮氛围中人的被侵害和被折磨。由人与环境、人与他人、人与自我构成的现实故事是一个地狱的故事,我们在其中看不到一丝光亮,世界似乎到了末日。自然与人这一人类面临的第一对立在残雪的笔下从来没有得到过和解,我们看不到与自然的冲突中人显示出了什么力量。人在自然面前是一个不断退缩、逆来顺受的卑微的奴隶。残雪并非意在思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她是在赋予了某种象征意味的自然中写出人的生存现

实的丑陋与无望。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残雪小说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他人就是地狱。每一个人眼中的他人人都像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里面充斥着猜忌、敌视、仇恨,看不到夫妻之爱手足之情邻里之谊,取而代之的是麻木不仁和相互折磨。非常态的人际关系几乎贯穿了她的全部小说。《山上的小屋》中的“我”孤立无援地感受着家庭成员的威胁,而实际上“我”的存在也使父母惴惴不安。人与人之间的丑恶关系并非是实际上相安无事的猜忌,而不断地膨胀为窥视与攻击。为了觑得他人的秘密而掌握他人,想尽一切办法进行窥视。亲朋好友均是窥视者,一直感到芒刺在背的人也成了窥视者,所有的眼光都闪烁着欲置人于死地的恶意。在这个世界中,找不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也无法从道义或道德的角度对他们加以美丑善恶的区分,每个人都被生存的本能驱使着又想剥夺他人的生存,他们是一群制造混乱的生物群。环境是污秽的,他人是险恶的,那么人自身呢?残雪的现实故事中没有一个健康的肉体 and 健全的心灵。鼻孔溃烂、头发脱落、身体干枯、耳朵长瘤、眼睛红肿、牙齿生虫……组织器官的坏死在折磨着人。与此相应的是精神变异给人带来的痛苦。小说中的“我”是一个焦虑不安的被迫害狂,“我”看到无所不在的险恶,感受着无所不在的威胁。“我”的痛苦与其说是他人制造的,不如说是焦虑心理在折磨自己。焦虑感在不是由“我”完成叙述任务的作品中

收稿日期:2004-09-09

作者简介:童献纲(1971-),男,浙江衢州人,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便转化为梦,莫须有式的威胁带来的不安变成了梦境对人的困扰。虚汝华与更善无摆脱不了的暴眼珠的乌龟的缠绕,老况母亲无法抗拒的儿子梦中的惊雷在她体内的炸响,都是不可救药的心理病症对自己的折磨。当肉体变质产生疼痛时,当心理失去平衡时,人自身也成了可怕的异己力量。环境逼近与他人袭来时尚可作出躲避的挣扎,可当人的肉体心灵也成为自己的对立面时就无路可退了。

残雪写恶,既不像自然主义者以自然科学的工作态度与工作方法将生活中的丑原封不动地呈现出来,又不似现实主义心存一个理想的社会,以理性的目光对现实社会的丑进行揭露批判,而是一头扎进想象之中把与人构成关系的所有对立面——环境、他人(社会)、自我都写得令人作呕、不堪入目。

阅读残雪以恶的堆积编织起来的现实故事,常常会感觉到有一股残酷的力量把人逼进灵魂的深渊,让人感到窒息,毛骨悚然。不过,残雪本人并不这样看待自己的作品,在《美丽南方之夏日》中,她强调她的作品中通篇充满了阳光的照射。如果我们坚持着常新的感觉而没有被小说中的肮脏和丑恶所麻木,确实可以感觉到朦朦胧胧的美丽南方的夏日阳光,有时是一片,有时是一缕,它们来自残雪小说的另一个故事:心灵的故事,这是一个天堂。

在写了不少的丑恶、卑微、可怖的人和事之后,残雪突然推出了《天堂里的对话》系列小说。这个“天堂”里常常升腾起袅袅的温情,人与物常散发出温暖的馨香,与阴冷的地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可是在名之对话的过程中,我们找不到一个确切的谈话对象,那个“你”有时在黄昏河边扔石子,有时出现在塔顶,有时又在船头撒网,每次都不是同一个人。“你”实际上是“我”的心脏的一次悸动。所谓的对话,是在“我”与“我”之间展开的,是一个戏剧化的心灵故事,“我”把一种莫名的憧憬、朦胧的惆怅、一阵欣喜、一丝迷茫、一份无奈等等情绪体验以对话的方式叙说出来。它不如窥视与攻击一类行为那样实实在在。一个闪烁着光亮的故事不仅仅出现在天堂中,残雪的几乎所有作品都隐隐约约讲述过。《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中植物洋溢着绿色,海水血感地跃动,雪峰大放异彩,甚至还传出了迷人的歌声。只是这样的世界是“我”在逃避别人的追捕躲在箱子里想出来的,是相对于现实世界而存在的心中的世界。

天窗中发生的一切,布谷鸟叫的瞬间就出现的小红帽,更善无关于地质队的记忆,虚汝华的遥远的晴天的回味,有关黄菊花的遐想,都是心灵的故事。最易被人忽略不见的是意象式的心灵故事,这是山上的小屋和紫色的公牛。虽然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没有时间的延伸与空间的扩展,可是它们都具有对话、那个世界、布谷鸟叫的瞬间的虚幻性与诱惑性,它们或隐或现,吸引着“我”反复去观察、接近、寻找。残雪的小说是由两个时空组合而成的:一个既定的现实时空又脏又湿敌对仇视,一个虚幻的心理时空温馨光明情意绵绵。常有那么一两个人物时而挣扎在现实的地狱,时而遨游在心灵的天堂。

残雪在她叙述的现实故事中拼命挑剔人性丑、弱的一面,把恶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无情地否定了现实生存状态中的人们,而在她讲述的扑朔迷离的心灵故事中又不断地描绘一个美丽的憧憬,以及挣脱现实桎梏后神游四极、意翥八方的自由。这两个互相悖逆抵牾的故事背后凸出了一个主题:以自我意识拯救自我。

残雪小说中许多人物习惯生活在对象中,执著地攻击窥视旁人,由此也失去了自我,这是使现实变得如地狱一般可恶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在带有实验色彩的《突围表演》中X女士的丈夫已作出警告:“最好各人都注意自己的眼珠是否患病、发炎,别去管人家,说不定因为一心钻了进去而疏忽了自己变成瞎子呢,你们这样关心我们,我们从心里感动,不过不要因此疏忽了自己,落下致命的病根。”^[1]心灵的故事是意识的主观能动性的创造,是对自身的关注,它的意义在于通过不断地与自己打交道的行为消解专注对象所造成的自我失去的可能。没有对象的对话因其是把自己作为审视和观照对象的自我认识体验,不是应付外在对象的活动,所以一旦展开对话,人就进入了美丽的天堂。有关对话的意义,作者曾有一段精彩的独白:“作为对话,艺术是发掘意识和潜意识的工作,也就是用活的语言来构梦,依靠非凡的压缩和移置,将心中所有对立的错综的心理力量和冲突感情加以调节,促使那处于紧张和敌视的近在咫尺或相距遥远而似乎都永不相干的各个方面直接面晤,让它们在理想的、回复到自身的静穆高远的图画和音响中和好如初。”^[2]通过意识的努力,人在内省活动中使自己回复自身,避免了一心钻进他人

世界的危险。对话的过程即是自我意识拯救自己的过程。

每一个心灵的故事都是自我拯救的努力。《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中的“我”在现实中倍受折磨:他人不断围攻,狼群在身边奔跑嚎叫,脸部肿得老高。于是“我”借助想象——意识的主观努力走进了另一个冰凌世界,那里没有来自外界的攻击,“我”也从现实的蝇营狗苟相互折磨的深渊中解脱出来,拉着朋友的手唱起了优美的歌。紫色的公牛的出现正是人意识到生命日渐沉沦堕落时所产生的对庄严生命的恍惚迷离的期待,它如困于沙漠中的人眼前的海市蜃楼,是行将消失的生命亟待拯救的渴盼。“我”看不清公牛,老关意识不到公牛的存在,因为它是“我”自我拯救意识的萌动。还有更善无反复诉说的地质队的故事也只是“说说而已”,并非实有其事,他讲述的意义在于超脱不堪忍受的现实,让生命在意识中得到温暖的体验。

残雪小说中有许多寻找活动,可是每一次寻找活动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寻找是对象化的活动,它关注的是外在的事物而不是自身,所以它不可能使人摆脱痛苦获得幸福,只有回到意识中——遥远的过去、冥想中的未来,一切才如愿以偿:感受着温暖与爱意,实现了理想和希望。

二、从荒诞到逍遥—— 关于糅合中西的思想底蕴

把荒诞作为人生的诠释,起源于西方并且几乎贯穿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所有流派和作品。西方人面对人类自身不合逻辑的发展,对人生产生了怀疑,他们失望地把人类的生存概括为荒诞。这种人生观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而中国是缺乏这一社会基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残雪的人类生存荒诞性的意识是西方现代人文主义的简单移植。文革十年浩劫,是中国社会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常有恶人翻手为云,覆手作雨,荒谬的政治运动中产生了种种荒谬的心态。人人自危、迷茫失落等情绪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给西方人的感受完全契合。残雪敏感的神经、脆弱的心灵在经历了各种刻骨铭心的黑暗体验后再来返观国家、民族、个人的命运,又兼之以改革开放西方现代人文思潮的大量涌入,把人

生解读成荒诞可谓是水到渠成。残雪小说的整个现实故事就是以荒诞为其特征的。

荒诞派通常以人物动作、语言不断地重复来展示人生的孤独无聊。机械、无聊、缺乏意义之举也屡屡为残雪所描绘:不停地在地上墙上捣洞,无休止地清理抽屉,反复跟踪,一遍又一遍地寻找,没完没了地或不着边际地唠叨。对现实人生困境的态度,与西方众多的现代派作家相比,残雪更接近于萨特。萨特认为世界是荒诞的,存在是令人恶心的。于是他描写了种种污秽的场面,残雪有过之而无不及。萨特所采用的“非诗意化”的描写与“信笔写出一切”的语言仅仅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手段,而残雪对写脏、臭、恶心似乎有一些嗜好。她把所有的污秽、腐臭、溃烂都堆积在作品里,寓言式地表达了容纳了如许之多的恶心的存在物的世界是多么荒诞。萨特指出,一个人和他人的关系一旦恶化了,那么他人将变得非常可怕。“我活着就是要使别人痛苦。我是一把火,是烧在别人心里的一把火,当我独自一人时,我便熄灭了”,人际关系恶化后伊内丝直言不讳地道出自己生存目的就是制造别人的痛苦。残雪的作品中,我们看到麻老五收集路人的唾液要淹死人,鹰似的老太婆在别人腰部悄悄地插入一把小刀,小弟在他人碗里放上几颗老鼠屎……人人变得凶狠残酷,他们都是沉默的伊内丝。

残雪对人的关注有别于中国的其他作家,她跳出伦理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层面,对人生、社会进行形而上的抽象审视。她的作品有萨特的绝望的愤怒,又放弃萨特以合乎逻辑的言论来说明人生荒诞的传统手法;写法上她以类似荒诞派戏剧的“直喻”把荒诞推到极致。此外我们还能在她的小说中读出卡夫卡、艾略特等,她的作品中的荒诞人生意识汇集了西方现代派的荒诞感。

荒诞作为一种人生观被西方文学家加以表现以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超越绝望。残雪则不同,尽管她小说中的荒诞感可以说无与伦比,但她小说中天堂的存在为人类的新生闪现了曙光,希望的背后蕴含着庄子逍遥游的人生观。

残雪描写的心灵故事与逍遥游的本质是一致的。仅从形象而言,逍遥游与残雪的心灵世界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我们知道,逍遥游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可视可察的现实行动,而是一种以绝对精神自由

为核心内容的人生理想。残雪小说的心灵世界完全符合这一本质。心灵故事绝对自由,现实的所有制约不复存在,没有风雨虫侵袭之虑,没有被人窥视、攻击之忧,没有自我变异、身心不宁之苦。黑暗阴冷痛苦孤独被阳光温暖幸福欢乐所替代。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睦、人的体魄心灵的健全为特征的世界当然也成了不堪其苦的人生的追求。残雪一次又一次述说心灵故事是一次一次描绘自由的理想人生。进入心灵世界和逍遥游这两个境界的通道是同一的。逍遥游的前提是无待,即无功、无名、无己,做到无功、无名、无己的方法是“心斋”与“坐忘”。只有做到屏弃肉体感知,抛开现实中所累积起来的智慧,忘却自身的肉体存在,让耳目感官内向通达,才能达到精神超越。残雪小说里,“我”睁大眼睛寻找时,公牛,山上的小屋,爱人都无影无踪,无忧无虑静坐忘身之际,它们便悄然而生。“只要你闭上眼睛,我们俩就出现在银杏树下,在我们的头顶,星星的海洋掀起万丈波涛”(《天堂的对话》)、“于沉睡中,树上的桂花沙沙地落在我们的头发里,我们心中一悸,看见金秋的斜阳下走来两个少女,她们的睫毛纤长柔软,黄菊花的小火在它们的瞳仁深处静静地燃烧”(《关于黄菊花的遐想》)、“它并不是你想来就来的,只是在你完全忘记了它时,又才赫然出现在你眼前”(《天堂里的对话》)、“我”想说热风、蓝天、黄蜂满天飞,人在地上奔的草场,可说出来的不是那口井的事就是路上的那个人。

残雪以其散文式的描绘佐证了庄子的“听止于心,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的观点。从庄子的虚以待出发,我们也不难理解寻找、赴约等接近理想的行为都是徒劳之举。残雪与庄子一致,认为人生的自由不是通过感官外在把握、心智认识、现实行动获得的,而是于无希望中、心灵空空如也时的神与物游,是一种直觉体悟。心灵世界与逍遥游的作用也是相同的。针对战国之人的悲剧命运,庄子主张用“心斋”“坐忘”来消除物质世界的存在,力求从精神上超脱。逍遥游的目的就在于帮助人们解除现实生活给人带来的精神痛苦。这是自我拯救的努力。残雪淋漓尽致地写出了现实世界的荒诞性之后又描绘如诗如画的心灵世界,其目的是自我拯救。前文已经详细论述,不再赘言。从逍遥游与心灵世界的本质、进入的途径、意义的分析,可以

说残雪的小说中有浓厚的庄子哲学思想。庄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从主体生命中开发出来的主体性、内在精神性非常强的”^[3],乃至以精神为人之本质的道境,这是“近乎文学意境”的感觉境界。残雪则认为,“小说,写到最高境地了,纯粹是哲学,是感觉的”,感觉的哲学,这也正是庄子所追求的。

从具有浓厚的西方现代派色彩的荒诞观向中国古典哲学复归,首先是得益于荒诞感与庄子对人生认识本身的近似之处。有人就把庄子的人生观看成是中国的存在主义。庄子逍遥游的基础是人生的悲剧观,他对人生理、心理、物质、精神上的困境的描述,完全可以沟通人们对孕育了荒诞意识的现代社会的理解。更由于残雪是一位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她可以不必受制于理论起点与终点所必须具有的严密逻辑,轻而易举地从个人意识的直觉为基础的荒诞感的描述过渡到通过自然、社会的经验事实的理性思辨所产生的自由人生观的高扬,以逍遥拯救荒诞。

三、从变形到消解—— 关于智慧启悟的形式意义

前期创作中,残雪小说的形式把其要表达的存在荒诞性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仅是形式意义之一。形式的另一意义是它的放言无诞构出了一种智慧启悟。

残雪小说充斥着变异的形象。声音发生了变化:“喝喝”的是笑声,“隆隆隆隆”是嚼蚕豆;“嗡嗡”是膝盖缝里的响声;怀表竟然“嘎吱嘎吱”地呻吟;蜡纸做的小玩具则“嘿嘿”地笑。形体发生了变异:回头的瞬间老头变成了一只老鼠,眼珠像两盏油灯;小弟一夜之间长出了鼯鼠的尾巴和皮毛;电线杆变成了一个人。更为甚者是图像的错位:“街上的老鞋匠耳朵里长出了桂花树,香得不得了”,“公园里,枯树顶上长着人的头发”,“她的眼珠里有一根两寸长的钢针”……格里高尔在一觉醒来之后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卡夫卡总体上的象征与细节描写上的真实没有给读者造成阅读上的障碍,它很快就把读者导向了物对人的异化的主题的理解。在残雪作品变形后面,我们似乎看到了异化,可是这一思想远远不及形象本身给人的感觉烈度,残雪笔下的人物变了,变

得相当陌生,变得我们的经验不可把握,其意图就在于以非理性抵制习惯养成的对小说进行的理性分析,有效地防止阅读中可能出现的生活经验带来的自动化反应,使读者长时间停留在形象的感受中。她以她独具的形式去启悟有兴趣拿起她作品的读者:寻找意义的阅读是对象化的活动,虽不至于落下“致命的病根”,但把作品当做外在于人的客体加以考察却是对自己的疏忽与束缚。如今她以幻想的整体与变形的局部这种荒诞不经的形式使读者“疲于”想象和感受而无暇顾及意义,在几乎是被迫的状态下回到阅读体验本身。通过残雪的努力,读者放弃了作为对象化活动的意义追寻走进了艺术体验境界。这是真正自由的生命活动。从作品到阅读也即从荒诞到逍遥。在作品面前人不被意义所役,于无明确目的与急切功利的体验中,作者所要传达的感受性极强的荒诞与逍遥终为读者所悟。形式荒诞促成阅读逍遥,逍遥中又参悟了内容的荒诞与逍遥。至此,我们不得不惊叹残雪独具一格的写作是何等智慧的行为。

残雪前期创作中内容与形式是和谐同一的,两者具有同等地位。90年代后的创作中,内容虽有人类孤独、隔膜、失落等荒诞意味,但比起形式来显得微不足道,她已取法后现代主义在形式上倾注她的热情。

中国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小说家都以各自的方式进行不同程度的叙事消解,把整部作品变成一个无头无尾的矛盾混合体。残雪小说集中体现出这一特征的是长篇小说《突围表演》。《突围表演》的故事核心因素是五香街上的X女士与Q男士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奸情。围绕此事五香街上的民众开始种种千奇百怪的表演。被演绎到二十万言的小说没有为读者提供一个能够理解感受的故事,她以先前沉溺于情绪体验的执著开始叙事消解。她设置了为众多身份不同又长于辩论的人物,让这些异想天开疯疯癫癫的人展开无休止的论争。一人以想象代替现实为X女士与Q男士设计奸情,接着由另一人来自否定这个“事实”,推翻一切重新创造通奸故事;惟妙惟肖地描述一番后突然自己又进行彻底否定,相互否定、自我否定,所有能够构成可靠性、确定性、完整性的因素都被相反的因素消解,更兼之以残雪作品中惯有的混乱特征与不时出来捣鼓一下的“笔者”的

闪烁其词的叙述,整个故事被彻底颠覆。《饲养毒蛇的小孩》采用的也是自我消解的方式。“砂原是什么?想来想去,留在脑子里的只有一些碎片,一些古怪的语句,再一凝神,句子也消失了。关于砂原,除了这个名字,我实在想不出什么了。”这个叙述者不再像《突围表演》的“笔者”那样装神弄鬼地表演,他直截了当地消解了有关砂原与毒蛇的故事。“你看,这个故事就这样完了。”《乏味的故事》的结尾以不无嘲讽的口吻否定了前文包含了某些人类生存探讨的一本正经的叙述,提醒读者小说没有可靠性。

残雪甚至将写作活动和盘托出,《突围表演》的叙述者时时站出来提示读者,自己只是想这样做一种努力:将各式各样的观点像串珠子一样串起来,化庞杂纷纭为清晰明了,获得一种静态的观照……传统创作中隐蔽在作家头脑中的指导思想被搬进了作品,读者一览无余。热衷展示小说创作在《旅途中的小游戏》里达到了巅峰。这实在是残雪创作“旅途中”的创作游戏。“很多故事都结在渔网上,需要的只是一根不相干的绳子,越不相干越好,比如这卖甜酒的,一觉睡到昏天黑地,我和他无意谈到买房子的事,就产生了一个故事……”,“这故事是全新的,我是说甜酒小贩的故事,当他完成的时候,那根不相干的绳子就脱落了”,“我还可以采用这种口气讲故事,小贩王贵……”,“这两个开头怎么样?如果不好,就换一种口气……”此外还讲述了关于叙述向纯粹靠拢、抛弃线索,让念头并存,担任记录人等等创作问题。该小说中,可以构成故事的人物、事件等因素作为举例的材料来说明小说的创作。“写什么”已无关紧要,“怎么写”才是价值所在,残雪颠覆了一切完整性、确定性,目的是要交给读者一把钥匙,去开启自由的大门。

与从变形到消解的形式变化相应的是,阅读活动表现为由被动体验到主动创造,读者的自由度有了极大的提高。而事实上,很少有读者有意识、有能力、有兴趣从文学消费者的定势中跳出来做一个文学生产者,所以,残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冷落也在情理之中。

参考文献:

- [1] 残雪.突围表演[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182.
- [2] 龚曙光.面对一种新文体的困惑——对残雪小说艺术的一种解

读[J].当代文坛,1988,(4):32.

版社,1991.163-164.

[3] 赵明,薛敏珠.道家文化及其艺术精神[M].吉林:吉林文史出

On intelligent labyrinth of enlightenment ——On Can Xue's short stories

TONG Xiang-gang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Quzhou College of Technology, Quzhou 324000,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c theory of preposterous people and Zhuangzi's philosophy, Can Xue's short stories show obviously the main idea of self-saving by the contrast of Paradise and Hell. At the same time, the writer entrusts her short stories some formative meaning with the method of changing its formation and digestion. By doing so, she creates a labyrinth of wisdom about inspiration.

Key words: Can Xue's short stories; Paradise; Hell; preposter; freedom; changing formation; digestion

[编辑:苏慧]